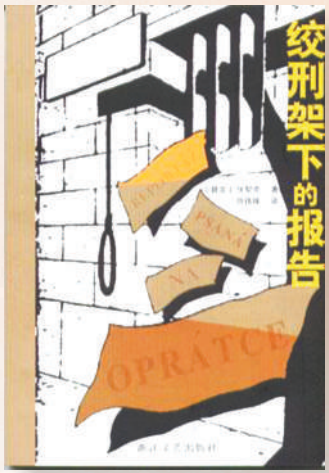


经典流芳

永恒的经典之作

徐伟珠



捷克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历史背景孕育了诸多著名作家，他们的作品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卡夫卡的《变形记》、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和塞弗尔特的《世界美如斯》等，这些人类文明精品以特殊的文学色彩和历史经验、别具一格的民族特征和充沛诗意影响了几代中国读者。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家伏契克用生命书写的《绞刑架下的报告》。

1942年4月24日—1943年6月9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拉格庞克拉茨监狱267号牢房，捷克作家、记者尤利乌斯·伏契克被囚禁411天，167张规格不一的纸片上留下了他不朽的经典《绞刑架下的报告》，将高耸铁墙内那段沉默的历史，记录为永恒的证词。

“我们的牢房是朝北的。只有偶尔在夏季晴朗的日子里，才能看到几回落日。唉，老爹，我是多么想再看一次日出啊。”“我是多么喜欢那广袤的旷野、阳光和风……”
——《绞刑架下的报告》

英雄主义书写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人性自有的光辉，让人在痛楚中依然涌起由衷的豪情。在首都布拉格，城市的街道、桥梁、地铁站等公共设施皆以这位民族英雄的名字命名，布拉格市民喜闻乐见的伏契克公园被亲切地称为尤尔达福尔达（伏契克昵称）。每年在早春二月开启的游园会，让这个洋溢着欢乐气氛的中心公园人头攒动，人们举家欣然前往，在阳光下流连忘返。以伏契克的名字来命名这座公园最恰当不过，这位生命被定格在40岁的反法西斯斗士，以乐观主义的无畏气概和顽强生命力感染了无数人。

在捷克西部城市比尔森，哈夫利切克大街17号，那栋居民大楼外墙上赫然挂着金属浮雕纪念碑：1913—1937年间尤利乌斯·伏契克曾在此居住。

1903年2月23日，伏契克出生于布拉格，爱好戏剧的父母赋予他乐观开朗的性格。在他10岁时全家从首都西迁，因父亲在比尔森谋到了剧场的表演角色。这座紧挨德国，以能源、机械制造和啤酒酿制而闻名的工业重镇，给予聪明伶俐的小伏契克另一种成长氛围和人文滋养。他几次在戏剧舞台上客串童星。他热爱学习，关心时事，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他的父亲进入斯柯达工厂辛苦劳作，这位理科高中生开始给左翼杂志投稿，展露出不寻常的文学才华和意志担当。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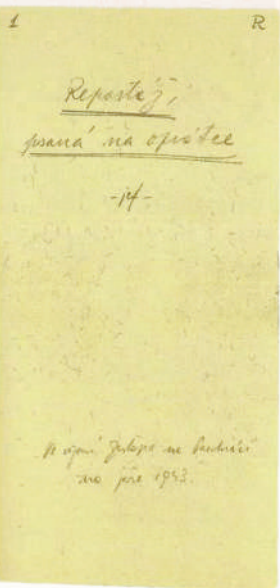
时，小伏契克对革命者的好感与向往开始萌芽，伴随一生的缩写笔名“jef”应运而生。

1921年，18岁的伏契克重返布拉格，入读查理大学哲学学院，之前他已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无产阶级诗歌解读》是他选择的第一篇课堂报告，随后，他撰写的文学评论和戏剧评论陆续在布拉格左翼期刊发表。大学毕业后，他出任《创造》周刊和《红色权利报》编辑，所在刊物成为进步作家、诗人和知识青年的阵地。1930年和1934年，他先后两次访问苏联，《明日已在昨天呈现》和《在爱的国度》是他有感而发的报道。

二战爆发，纳粹德国占领捷克全境。此时，伏契克已在捷共中央第二秘密委员会工作。他义无反顾参与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翻译“五一”手册、《苏维埃宪法》和《布尔什维克历史》，出版地下进步刊物。他因政治见解和活动多次被捕。擅长化装的他，又多次从警察眼皮下逃脱。

1942年4月24日，伏契克被盖世太保逮捕，随后被叛徒指认，关押在庞克拉茨监狱逾一年。1943年6月9日被转送柏林受审，9月8日在柏林勃洛琛监狱被处以绞刑。

英雄就义，国际社会为之瞩目和敬仰。为纪念伏契克，1950年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授予他“国际和平奖”。



“我现在正从死手里窃取来一点时间，抓紧写一些捷克文学的札记。请你铭记那位将我的手稿转交于你的人，正是他使我不至于从人世完全、彻底地消失。他给我的笔和纸，唤起我那种在初恋时才有了的感情，引发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情。”
——1943年3月28日伏契克给妻子古斯塔的狱中书信

1945年二战结束后，走出盖世太保牢房的伏契克夫人辗转找到了庞克拉茨监狱的捷克看守阿·科林斯

基，是他给伏契克提供写作机会，让他记录下了被捕和监禁的过程与狱中刑讯，表达对生命的渴望，对亲人的眷恋，对生活的热爱；是他把一张张写好的纸片悄悄带出监狱，那一页页写满深思熟虑的文字并且编了页码的手稿，曾经藏匿在不同地方和不同人手里。这一年秋季，经伏契克夫人整理而成的8章《绞刑架下的报告》首次面世，伏契克以鲜血和生命完成的这部纪实文学力作，深深震撼了读者，出版后获得广泛共鸣与热烈反响，几十年里先后被译成90多种语言，在不同国家发行，产生深远影响，其中捷克语版本多达40种。2008年，为纪念伏契克诞辰105周年，布拉格奥托出版社与工人运动博物馆联合推出影印版，除完整的作者手稿外，还收录了70多张照片和原始档案资料。编者说，这部自传体作品之所以具有可读性，既有狱中囚禁生活的真实体验和从容赴死的主题因素，也缘于著作的文学叙述质量。

在捷克著名文学评论家F·X·萨尔达眼中，伏契克是他最有禀赋的弟子之一，他珍视民族传统，在遭受纳粹蹂躏和死亡威胁的战争年代，书写下关于捷克文学本质的篇章。

英雄怎会在人间消失？1948年，捷克总统哥特瓦尔德追授伏契克象征最高国家荣誉的白狮勋章。1961年，《绞刑架下的报告》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

上世纪50年代，由其他语言转译为中文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在中国广为流传，对青年一代具有很强的教育和鼓舞作用。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著名翻译家蒋承俊从捷克语原文翻译。2005年适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这部经典重译本，由我承担翻译工作。

《绞刑架下的报告》是永恒的经典之作，它是对历史的见证，激励人们时刻保持清醒，对纳粹主义保持警惕。贯穿全书的人文主义和乐观精神凸显了其社会价值，它为我们呈现一位熠熠生辉的坦荡的共产党人形象：他对信仰的事业忠贞不渝，在政治目标中寻求人生真谛甚至不惜付出生命。这部书展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呈现出个人担当与民族命运的深层关系，它丰盈的道德力量和坚贞意志直抵人心。

这样平凡而伟大的经典作品，在当下多元文化构建中仍然成为亮点，引发读者关注、尊崇和传承，因为它包含了历史的记忆，包含了一个民族视为至宝的精神财富。正如捷克人所说：不曾过去、现在和将来，伏契克永远是我们国家的英雄。

图①：哈夫利切克大街17号的浮雕纪念碑，伏契克曾在此居住。

图②：《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文版封面。

图③：《绞刑架下的报告》狱中手稿封面。

资料图片

的有36幅。维米尔在世时顶多是位一流画家，他的价值在岁月淘洗后才充分彰显。

维米尔收到的赞美很多，质疑也不少。有学者提出他利用暗箱作画，说他所谓的技法不过是借助光学工具罢了。的确，维米尔有一位名叫安东尼·列文虎克的好友，他是知名的显微镜专家，维米尔拿到镜片并不困难。“透视画法”在当时的荷兰很流行，维米尔只是采用这种方法作画的画家之一。何况，在他的作品中光线只是一部分，而非全部。仔细品味画作，其中蕴含的情感与思想才是流芳百世的关键。

用短暂的生命燃烧出长久的火花，维米尔做到了。如今，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博物馆都以展出他的作品为荣。回到开头，梵高在信中评价的是维米尔的《读信的蓝衣女人》这幅作品，画中人是如此专注地读信，沉浸在自我天地中，正如维米尔对绘画的痴迷一般。梵高显然在维米尔身上找到了共鸣，那就是对待艺术，要坚持自我。当我们怀念维米尔时在怀念什么？恐怕不单是对他精彩作品的欣赏，也不仅是对他昙花一现般艺术生涯的惋惜，更多的是，怀念生活中逝去的点点滴滴，以及对那个遥远时代的感怀与遐想。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mrngjr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

维米尔的光彩

徐鹏辉



而去/维米尔巧妙地寻着它的踪迹而去。”对比两位画家的作品，的确存在相似之处。不管如何，维米尔从灿若星辰的绘画大师身上汲取了养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

提起维米尔，首先想起的往往是他的传世名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见上图，资料图片）。这件作品是如此神秘，以至于被荷兰艺术评论家艾施耶德赞誉誉为“北方的蒙娜丽莎”。在黑色背景衬托下，一位头戴蓝色方巾、耳缀闪光珍珠的少女侧过身来，清澈的眼神仰望前方，微微张开的红唇似乎想要讲述什么。以柠檬黄为主色调的上衣恰到好处地点亮了整幅画作，使少女拥有天真烂漫的气质，时间也在她的惊鸿一瞥中

停止了流动。数百年来，少女的身份引人遐想，很多人猜测她是维米尔的女儿玛利亚，但缺乏学术依据。从画作类型上看，《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属于带有想象意味的人像画，在荷兰语中称为“Troonie”，意为神色表情。与写实的肖像画不同，这类人像画的模特通常没有身份介绍，画作着重突出人物脸上的肌肉变化与情感流露，带给人美的享受。英国女作家特蕾西·雪佛兰据此创作了同名长篇小说，还有英国导演彼得·韦伯执导的同名爱情电影，皆取得了不错的反响。

维米尔的绘画涉及多种题材，有书信，如《窗前读信的少女》《写信的女人与女佣》；有劳作，如《倒牛奶的女仆》；有音乐，如《音乐课》《坐在维纳纳琴前的少女》；有风景，如《小巷》《代尔夫特风景》；有科学，如《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在每种主题上，维米尔都做到了极致。他擅长描绘光线，常常在作品中画上一扇窗，让窗外的阳光照进房间，独特的创意不但拓展了画作的空间感，而且使整体画面呈现出自然、宁静的氛围。如同一台照相机，简单的物品或人物在维米尔的画笔下瞬间定格，永远年轻。法国艺术史家艾黎·福尔曾在《世界艺术史》中写道：“维米尔描绘出寻常事物散发出的宁静光彩，展现出邀你入画般的画面氛围。”

遗憾的是，维米尔的生命定格在了43岁，一生只完成45幅作品，流传至今

多彩非遗

开栏的话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人类文明精华，在时间长河中世代传承，诉说过去，记录当下，传扬后世。非物质文化遗产多种多样，承载着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文化基因和历史记忆，展示出世界文明的多维向度，是人类共同财富和精神家园，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弘扬、发展。本版自本期起推出“多彩非遗”栏目，介绍世界各国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聚焦当下的发展状况，讲述背后的传承故事。

和很多人一样，初识西西里缘于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的“时空三部曲”——《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和《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这三部电影里有童年的无邪天真，少年的懵懂忧郁与老年的沧桑落寞。西西里是意大利的缩影，这里有蓝天大海，也有悠久丰富的人文艺术，其中，有一抹色彩你无法错过——西西里木偶剧。

从那那不勒斯出发，登上前往西西里大区首府巴勒莫的轮渡已是傍晚时分。夜色中，邮轮航行于广阔无垠的第勒尼安海上，头顶是浩瀚梦幻的星空。翌日清晨，我在第一缕阳光中抵达这片美丽的土地。

岛上的推介海报中有一句醒目的广告语——去西西里，别错过木偶剧。西西里木偶剧形成于19世纪初，当地人称为“普皮(pupì)”，剧目讲述的故事既有宏伟的史诗、英雄的传奇故事，也有取材于中世纪的骑士文学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诗歌，主人公涵盖君王、圣徒，也包括奸臣和洋大盗。木偶剧的大部分对白自由木偶剧艺人在演出中即席编创。西西里木偶剧是意大利极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之一，诞生之初即在平民阶层获得青睐。

晚上7时，夜幕低垂。兜兜转转，来到巴勒莫市中心巴拉·奥利维拉大街上一家名为巴拉的普皮剧院。剧院不大，呈长方形，8排长条板凳的观众席上大概能坐50多人。门票8欧元一张，入场时，前面五六排座位都已坐满，大部分是孩子和他们的父母。观众席第一排的前方放着一架绝纶沧桑的手摇风琴，担任音乐伴奏的是一位年轻人。剧场两边的墙上贴着色彩鲜艳的装饰品，剧院里满是孩子们的欢笑声。

当晚演出的是剧院的经典剧目《奥兰多圣骑士》，音乐奏起，舞台红色幕布拉开，“奥兰多——奥兰多——”磁性厚实的男中音将观众瞬间带入情境。故事开始，木偶登场。英勇的战士、翩翩的少女、年迈的老妪，在灯光布景都精致讲究的舞台上，造型各异、色彩斑斓的木偶轮番亮相。其中威武的战士格外夺人眼球，满身盔甲由闪亮的金属银片制成，战袍色彩鲜艳、古色古香。

木偶由提线操纵，在表演者熟练高超的技术下行动自然流畅。风琴前的年轻人注视着台上，配合剧情进行伴奏，音乐抑扬顿挫。在几个场景中，木偶的动作甚为微妙，仅有眼睛微微转动。从两个人击剑到大群士兵举戟群战，场面在激烈进攻和撤退转换中有条不紊地展开，扣人心弦。灯光忽明忽暗，一时间刀、剑、弓、矛飞舞，呼喊声、击剑声、盾牌碰撞声此起彼伏，舞台效果引人入胜，台下观众屏息凝神。待演出结束，我不禁和孩子们一同起立，用力鼓掌。

始料未及，走下舞台的表演者竟是一位汗流浃背、满头银发的老人。他名叫米莫·库奇基奥，已近73岁高龄，剧院所属的库奇基奥木偶剧团便以其家族姓氏命名，由米莫的父亲于1973年创办。风琴前的年轻人名叫贾科莫·库奇基奥，是老人的儿子。库奇基奥木偶剧团的表演剧目从歌剧到舞蹈，从小说到童话故事，涉猎甚广。

西西里木偶剧大多由家族代代相传，家族成员视祖传技艺为珍贵的财富和荣耀。在巴勒莫，许多木偶剧场都由家族剧团运营，很多已传承百年。库奇基奥便是其中一家，剧院经营和经济运作由米莫的太太负责，米莫的弟弟不仅作为演员参加演出，还是这个家庭剧团的木偶制作人，演出所用木偶大部分出自他之手。

看大家饶有兴趣，贾科莫带领部分观众参观了剧场存放木偶的仓库。在仓库里，我惊喜地看到上百件木偶分门别类地归整于墙上。走近端详，发现偶人的面部表情大多高度夸张。木偶需要专业工匠沿用传统方法，以木头、铁和纺织品等材料制成，雕刻、着色大有讲究。木偶大小不一，高的高30—40厘

走近西西里木偶剧

叶琦

米，大型木偶则可高达1米以上，重达六七公斤。贾科莫告诉我们，200多年前，木偶剧的诞生给不同阶层的人们提供了平等交流的舞台。通常表演会在一个场所延续好几晚，木偶艺人竭尽所能打动观众、寻找共鸣。木偶剧让人们有了走出家门进行沟通的机会，这种戏剧形式让西西里人有了归属感和精神家园。

走出剧场，我看到巴勒莫许多商店和小摊上摆满各色木偶，长长地排成几排。它们头盔上缀着各种颜色的羽毛或绒缨，手里拿着宝剑、盾牌，令人眼花缭乱、爱不释手。

为延续和保护西西里木偶剧，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制定为青年木偶艺人开办培训学校、举办西西里木偶节并设奖项、在国内外举行展览等保护计划。

在聊天中，我得知出生于1982年的贾科莫本是巴勒莫一位小有名气的钢琴家和作曲家。他是家中独子，由于担心木偶戏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走向衰落，便决心学艺。为了改进木偶剧演出中的音乐效果，他特意报考音乐学院，读了音乐学系。如今，他逐渐从老父亲手中接过接力棒，成为西西里木偶剧最重要的传承人之一。贾科莫说，西西里木偶剧的鼎盛时期是父辈尚是儿童之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娱乐方式的多样化，木偶剧逐渐面临生存威胁，但可喜的是，有一大批木偶剧表演艺术家与家庭剧团仍在坚守，对木偶剧进行改良创新，使其更贴近今天的生活。

小男孩安东尼奥·坦克雷迪·卡迪利虽然才9岁，却已是巴勒莫家喻户晓的西西里木偶剧表演名人。2019年11月，他还把精湛的木偶剧表演带到中国泉州的国际木偶展演上。安东尼奥对木偶剧的热情源于三四岁时在木偶剧场看到的精彩演出。对他来说，木偶就像兄弟一样。这个阳光可爱的男孩会和他的木偶们一起坐在地板上，谈论在学校所见所闻。

在西西里岛东南隅的锡拉库萨，有一家名为瓦卡罗·马乌切利的木偶之家，包括木偶博物馆、木偶剧院和木偶工作室，收藏并陈列了各种西西里木偶、布偶、木偶舞台道具等，在这里能找到关于西西里木偶剧的一切。木偶之家成立于1978年，主人是马乌切利兄弟，他们对家族传承艺术的坚持，让到访的人们得以了解这项西西里文化瑰宝的前世今生。

明媚的阳光、碧蓝的海洋、浪漫的地中海风情，西西里的美景斑斓绚丽，木偶剧是其中不可缺失的一抹色彩。我很庆幸，西西里的普皮依旧存在，发展至今老少皆宜；我更敬佩，以库奇基奥一家为代表的西西里木偶剧艺人的坚守与创新。他们一直在思考这项古老艺术如何在今天更好地发展传承，正是他们的努力，令西西里木偶剧焕发新生。